宋書百選

天

宋書百選

宋書百選序

我東尤菴宋文正先生百世師也吾先祖文簡公贊眞曰以豪傑英雄之資有戰兢臨履之功巖巖乎砥柱之峙洪河凜凜乎寒松之挺大冬苟億世之下觀乎此七分之貌尚識其爲三百年間氣所鍾嗚呼盛哉先生文字率剛大正直之氣之發故雖片言隻辭足以感發人聳動人士生今之世有志於學先生書不可不讀也然卷帙鉅藏弆者尠或轉轉而借讀尠故借亦未易廣鉅故讀亦未易乎業石耘李公勝愚吾姊

婿也所願學先生於書尤心悅諷誦貫穿考據
精審謹儆
正廟御定朱書百選義例就先生書牘中關先生
大體者抄取百篇附以註解名曰宋書百選噫
斯可以嘉惠後人亦可以不朽公矣先生全書
充溢棟宇百篇之選若無以究極蘊奧然後學
之於先生誦慕不能已者春秋尊攘之義詖邪
觝斥之辨禮義廉恥之檢束世教利害禍福之
斷置身計而一於書發明此意零金瑣玉皆可
為寶則全書不為多一臠而知全鼎則百選不

爲少公沒後嗣子憙翼將以入梓問序於余竊
惟公門之尊慕先生遠有淵源而此書中吾家
往復亦三世九牘矣是役也何可無一言以相
之乎然盛德大業非愚陋所可稱述則玆誦吾
先祖之言用寓高山之仰
崇禎紀元後五丙子仲秋後學安東金炳學謹序

宋書百選序

我

正廟若曰本朝之有先正尤菴猶宋之有朱子
命刊全書又編兩賢書著為傳心旨訣盖不讀
其書則無以求其道而求道之要必先其肯綮
處故嘗於朱子書有百選焉此皆 大聖人尊
賢衛道出尋常萬萬也石耘李公勝愚自少好
讀宋子大全有高山景行之思遂就書牘中切
於學問義理時事出處總一百篇略加抄節并
附注解名之曰宋書百選槩其義例取法乎

御定朱書以便誦讀屬余文弁之竊念公之先
静觀先生與吾先子契托道義良菴文簡公又
若孔門之七十子其篤信尊慕即公家法然也
然亦非公心得力踐之實何以及此噫先生片
言隻辭何莫非後世之所誦法而一部全書卷
帙浩汗讀者往往有望洋之歎此近故文菴李
公所以有節要而公之此選即其節要之節要
也苟能因其要而得其全則可以盡見宗廟之
美百官之富而其編輯當與百選朱書相爲表
裏又能參互證印終始講明則兩賢傳心旨訣

尤瞭然指掌矣然則公之是役也不獨為後學
之津筏抑所以對揚我
聖祖之至意曷不偉哉閻公虔奉先生真幀于堂
中每於嶽降之日必行瞻禮其得之彷彿而覲
感者又不翅言語文字之間而已余於公聞其
名而服其義者有素上年夏適入城闉委造講
舊仍及此書源流盖娓娓不已迄于今餘熏尚
襲而人事倏變公遽古矣自不禁傷盡而益恨
不能為文字之役亂氏熹翼其方謀付剞劂以其
先人遺志責之愈勤顧何忍更辭以孤泉下之

托而重嘉其繼述之盛遂撫卷拭淚書此以歸
之
崇禎後五丙子仲秋先生八代孫近洙謹序

宋書百選目錄

卷之一

上清陰金先生 尚憲

上安隱峯 邦俊

上白江李相國 敬輿

答李士深 厚源 ○二

與李士深

答李士深

與宋明甫 浚吉

與俞武仲 棨 ○二

與趙胤之 錫胤
答洪大而 命夏○二

卷之二

與鄭晏叔 瀁○二
答尹吉甫 宣擧
答權思誠 認
與金五者翁 篟
答李靜伯 弘淵
答任季方 義伯○三
與李天得 尚真

答李季周端夏○四
與李季周
答李季周
與李季周

卷之三

答金延之壽增○二
答金起之壽興○一
答金久之壽恒○三
答閔公瑞蓍重
答閔大受鼎重○二

與閔大受 二
答閔大受
與閔持叔 維重
答李幼能 端相○二

卷之四

與朴和叔 世采○二
答朴和叔 二
與朴和叔 四
答李擇之 選○三
與金永叔 萬基

答李彛仲 敏敘

答李仲羽 翮

答金斯百 錫胄

答南雲路 九萬 ○二

與金遠明 益廉

答韓汝碩 聖輔

與宋希張 光栻

卷之五

答趙復亨 根

答高汝根 晦

與金景能 萬增
答尹體元 以健
與權致道 尚夏
奉訣致道
與金仲和 昌協
答金仲和
與李同甫 喜朝
答李同甫 二
與宋文哉 炳文
與李仲深 縡

與金子迪 萬吉

與黃度叔 鑁

與崔子敬 愼

卷之六

答俞公佐 相基

答宋玉汝 相琦

答閔靜能 鎮厚

答金伯溫 鎮王

答朴大叔 鐔○二

答吳順之 益外

答尹拯
答子基泰
寄從子基學
寄孫疇錫 二
答疇錫
寄疇錫 二
寄孫淳錫
寄曾孫夔源

宋書百選卷之一

上淸陰金先生 先生名尚憲字叔度安東人其學以持敬力行爲主喜讀小學書平生所樹立皆出於此爲人嚴正仁祖大王嘗曰金某在帷司闕中爾然也丁丑從上南漢已歸安東不仕淸人執詣瀋陽不屈乙酉東還拜左相先生少以進士及第拜吏曹郎歷三司賜暇湖堂改舍人典翰直學至兩館大提學吏曹判書孝宗壬辰以舊相卒春秋八十三謚文正配享孝宗廟庭先生作碑誌

乙酉五月二十二日恩津宋時烈謹齋沐裁書請納再拜之禮于淸陰老先生座下小生今去懸弧之歲卅有九矣自省事以來竊聽於輿人

走卒之口則皆曰今日山斗之望惟有清陰大爺也然而生長東南足迹罕出于庭除之外雖一鄉之士尚不得友况敢望供灑掃於門下以承大爐鞴之造化則每誦陳了翁責沈之章了翁初不識程子而愧其寡陋乃作責沈文以自見蓋用葉公沈諸梁不知孔子而問於子路之事以責之而自歎曰士之為仁雖在於我而不可以他求然豈不曰事其大夫之賢者乎雖世後千載地距萬里猶可以尚論而神會今幸生並一世居不越國而好賢尚德之心出於秉彝而不可泯則竊庶幾頼天之靈萬一有以卒償其平

生之至顚蹇者忽聞先生有萬里之行（謂以亦知拘於瀋館）則又愕然自失以為知之於聖賢雖曰有性而其所謂命者亦出於天而不能變則孟子之言或有所不可知者而吾生之不幸抑無乃終不遇於盛德之君子哉然自是以來先生聲名日益高道義日益隆人紀賴以植斯文賴以存日月不足明而泰山不足高則不知澹菴文山竟如何而吳澄許衡之徒以儒自名者又不翅如黃鵠壤蟲之相遠（吳許皆失身胡元者故云）則小生之所以日夜北望而馳義者又萬倍於前日而不

能以自解矣及今無事東還是年清人新據北京遂許世子及清陰東還則又知天之所以生德者雖匡人桓魋終不奈何而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孰不欲執策奉纓以趨下風而小生請見之誠又有甚異於人者蓋其性質偏駁志氣昏濁存心持己每在乎人欲之中而不能以自拔頃嘗獲親有道粗聞古人爲己之學而用力不勇厚蔽難開歲月侵尋欻過半世每中夜起坐徒切愧懼今日之來蓋將頓首再拜獲瞻大君子盛德光儀萬一有得於觀感之間而有以消其輕躁

浮露之萌而華其早陋汚賤之習則一日之所親炙豈不大於百世下聞風而興起者乎伏願先生坐而受之不棄其所以来之意而又使知孟子之終不我欺則先生之賜大矣謹以書先于將命者而立于門屏之外以俟進退焉古人以後進見於先輩則必以書爲贄而見之其原出於韓文公而朱子多用此禮故先生於此亦遵用之

上安隱峯

公名邦俊字士彦隱峯其號又曰牛山竹山人初師朴竹川光前狀貌魁偉性剛毅質直其學以辨賢邪崇節義爲務又善論兵光海時屏居湖南孝宗甲午年官至叅議年八十二贈吏曹叅判

孔子之作春秋也大義數十而尊周最大朱子
初見孝宗罄陳所學而討復為先此義一晦則
三綱淪九法斁中國入於夷狄人類化為禽獸
矣士君子不幸而生乎此等時節則其出處去
就宜有所在而不敢苟焉頃歲丁丑之禍　皇
朝淪沒之變思之腸裂不忍復言為臣子者痛
憤怨疾沫血飲泣以盡死於復讎雪恥之義自
是天理人情之不可已者而當是時一有以孔
朱之義出於口則吐舌掉頭而不敢聞至或挾
彼勢以要吾君者有之識者之寒心久矣故雖

自知不足有無於世而斂跡空山與世長辭此
則函丈之所嘗知而獎許之者也及至　聖上
臨御天地一新蓋自初潛睿志卓然以爲漢武
優於文帝者以其有復平城之著也則其自任
之意已可見矣逮其被　召入臨臨謂哭臨是時仁廟新陟
猥蒙禮遇不許退歸狂妄之意以爲虛受
恩禮不若一罄所懷幸有以當　上心則庶有
世道萬一之補矣然則一番妄動不爲無名矣
遂敢請對而不得進焉則進退維谷計無所出
遂以一疏告退矣至遣承旨　敦諭則眷意隆

重迴出千古矣然一日之間既出還入有關廉
恥故猶介之性終不能回到今思之罪當萬死
見下俞武仲己丑書第其素心炳然如丹終欲一暴於
明主之前故復上一疏於中路略陳孔朱之義
矣及其歸家伏承　別諭及疏　批天語丁寧
可泣鬼神而又教曰疏中引而不發者更須從
容盡言之適丁　大行啓殯之日　台旨又下
愚意以為因此上去年謦未盡之懷則犬馬之
誠庶幾少伸矣乃於　因山之後以一疏竭其
愚衷則即於便殿引見酬酢如響神采灌輸至

於討復之說則尤示微意當此之時　聖意所
在大可見矣然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如我心
況此鄙陋寧可遲留自取狼狽哉疏入翌日即
向歸途館學章甫疏請勉留而亦終於退歸區
區去就雖不足言其終始則不過如此至因侍
生之不肖並疵清陰慎齋二老則有不然者聖
人之訓宜莫如大學而大學之道不過曰明德
新民而已不能自修而急於時務者固不可若
一於自守而遺可為之時長往不返者亦非大
中之道矣彼時二老所遭可謂千載一時矣值

可為之會遇有為之君而以事之難易而縮手傍觀為自暇自逸之計則亦私意計較之發而非仁者大公之心也故二老以至公血誠自任甚重密扶大義主張清議收拾士類黜退凶邪數月之内風采頓異儻靡兇徒結外援以為斬伐之計則有為之兆二三分成矣（亦見下俞武仲庚寅書）若曰不知時勢而率爾擔當則有不然者古人有言曰為之在我者當如是耳若其成敗則聖人亦不能必吾何苟哉二老豈無所受而為哉大抵天有陰陽地有華夷人有君子小人方以

類聚物以羣分如此剖判之後則一番人所為未必盡善一種人所為未必盡非然在扶抑之道則不可不嚴故元祐諸賢憂蔡確之不可制至案以詩句雖似已甚然朱子不甚非之而反以范忠宣為不是者見大全鄭景望書豈以淑慝之大分已定故左右之道有不得不然耶今二老與一種人為氷炭指申晃李道長之屬而大為彼國之所咆哮其為陽之類審矣於斯時也君子之扶抑當有所在而彼一種人乃借重於文文之言以為攻二老之公案則識者有不能無疑於文文之

意而侍生之愚則以為高明精詣之見必非常情所測故敢此仰質伏乞詳賜下教以袪蒙蔀千萬幸甚

按牛山以丙丁以後士當不仕于朝以自廢遂以二金先生諸賢之出仕於孝廟為非至以前退後進議之故先生以此答之見文谷集

上白江李相國

公名敬輿字直夫王子密城君之後二十五以進士登第由翰林拜吏曹郎舍人典翰賜暇湖堂進吏議副學及諸道監司丙子從難南漢以斥和事再拘北庭由刑判拜相孝宗初屢遣使錮公退處鄉里丁酉卒年七十三謚文貞仁廟將冊孝宗公持不可姜嬪獄請全恩坐竄珍島孝宗即位赦還常稱以大人先生也公二子敏迪敏叙俱顯仕有孫頤命餘見先生所撰碑

去秋伏奉兩度惠書及藥物心誠感悚即齋沐裁復將西向拜納忽聞有人封章仍加以遥執朝權之罪遠外傳聞雖未知信否然不覺其凛然驚悚不敢以姓名妄通於當世大人之門矣既而又思之來而不往非禮也自敵以下猶不敢忽况貴賤之相懸威尊之先屈者乎避嫌私事也禮際通義也其不可以嫌而廢禮明矣是以趑趄屢月不敢終已謹以前日所裁之書始敢冒上逋慢之罪想或有以財赦之也抑又竊念台慈之撫存者如此其至而懾於嚴威不敢

披露心腹則是孤恩負德之大者實非區區之所敢安也故敢以瞽說猥獻而請教焉竊惟陰陽一箇大偏論邪正一箇大朋黨陰陽與類而有淑慝之別故謂之偏論也以見議論同異原於天地之理非人所為者喜偏論而矯枉過直者固不足道惡朋黨而含糊兩可者尤害於事也然偏黨之中亦有大小輕重之分焉小者不當為而大者不得不為也輕者在所略而重者不可略也儒俗是非即所謂大且重者而宋之川洛是已彼此與奪即所謂小且輕者而唐之牛李是已我東兩賢之未免指目謂栗谷牛溪二

先生亦所謂儒俗之辨而當時上下混稱彼此更
相與奪及其末也陰反剝陽邪反勝正遂指兩
賢為小人邪黨者殆數十年矣癸亥改紀世道
一變而執政諸人猶汩於彼此科臼中只為目
前架漏牽補之計而使儒俗之辨不明於世君
子未得十分為君子小人未得十分為小人陵
夷至於今日則其醜詆兩賢反有甚於癸未辛
丑之間矣蓋由主張世道之人本欲兩可而兩
全之以為君子猶或見恕而小人甚可畏世道
猶或可忘而吾身甚可愛忽堅氷之戒聽羸豕

之孚以至於此耳可勝歎哉此等既無大眼目
又非正門路但知利害而不知義理之所在則
其為此固無足怪也而其中或有愛君憂國之
人以為兩可兩全雖非其道而如此則可以調
保國勢不如此則不可以維持世道於是知其
正而不敢指以為正知其邪而不敢斥以為邪
多般勞攘費盡心力冀或有一分可救之端此
其設心則不至於大可畏而殊不知如此則陽
漸消而正漸敗陰反長而邪反勝國勢益不可
調保而世道益不可維持矣豈非苟且之計齟

囈之謀爭日者嶺怪騁邪醜誣兩賢罔有紀極推而上之至以朱夫子之格言至論歸之於道家者流而舉朝却立莫肯折其詖溪韋大學諸生付籤儒籍一線公論得以不泯誠亦可尚而不可以摧折之也竊聞台監欲解象震之削又欲去柳櫻之籤是時中外諸生上疏請以栗谷牛溪兩先生從祀文廟嶺南人李象震洪有阜柳櫻等上疏誣毁仍攻牛溪上疏所引朱子勸人君保嗇精神之語以為異端道流養生之術也於是大學生削其籍而付黄籤以罰之嶺人居大學者怒皆散去而嶺之一道生徒又不赴舉李公乃欲令大學生去櫻黄籤以慰之學生不從捲堂而去先生時以進善在鄉與李公此書又為諸生作辨誣疏以上之而曰仁弘亦不付籤

云（仁弘在光海朝詆誣退溪先生大學生削仁弘儒籍爲盖付黃之罰重於削籍故李公云然然）噫仁弘雖極誣悖豈至於並攻朱子之說乎然則攻嶺怪者非直爲兩賢地也如使閩中諸子秉勻軸於今日則必將屛諸四夷而不與同中國豈以付籤爲不可乎嗚呼爲調停之論者莫尚於明道有過化存神之妙故可以革章蔡之面自伊川以下則未免有迹而朱子亦曰今所謂持平者乃所以深助小人之勢以爲君子之病夫其道德力量不及於明道而敢爲調停之計者鮮不至於狼狽以伊川朱子之亞聖猶

不得為則況其不及者乎其能以身免而不落於坑塹亦為幸矣（明道道大德宏資稟近於聖人誠意足以孚人故其於小人亦不甚忤皆欲感而化之故嘗從事於條列司之任王安石亦不甚怒及哲宗初朝議將盡去熙豐小人明道以為疾之已甚亂也欲引用以共政所謂調停者此也朱子常曰苟有明道力量則可與小人共事而不然則不可也伊川則終不與小人相容後學當法伊川云）今日台監之所為其至公血誠則果出於明道之心而其道德力量則雖非小人之腹所敢測度竊恐其猶有所未可輕議者故常竊私憂過慮願台監之寧以伊川朱子為法而不至於狼狽之歸也又如栗谷先生每為保合之說然而彼

時則彼此皆士類故欲爲俱收併蓄以爲共濟之計今則彼誣兩賢斥朱子而無所忌憚是乃作胄繼祖之流也闢之惟恐其不嚴去之惟恐其不盡寧復有一毫顧惜之意而尚爲消融保合之計耶此則既然矣而又使一番人不容公議者遂蒙薰滌而復齒邇列若使此輩感君相之鴻造而思所以振勵之改心革面尊賢畏義偕之大道共濟國事則豈不甚美而如其不出於此操心益危慮患益深忘廉喪恥思濟已欲與所謂誣賢之徒反棄舊憾密成脣齒果有如

外間之所傳聞則是增一邪黨自遺其患兩賢之道至此而晦蝕又益極矣此則台監之心本欲其不偏而反至於大偏本欲其無黨而反使之大為黨其陰陽勝否邪正強弱之形有萬萬不相侔者而國隨而亡滅矣豈非大可懼大可戒者乎朱子論和議之說曰欲兼愛南北之民而是舉南北而棄之武侯之言曰不伐賊王業亦亡此可以相喻也噫世道雖降而斡旋惟人既往難追而來者可圖台監若寬其忘分之誅而察其顧忠之志則惟願詩謨之暇熟復程朱

之書細究兩賢之跡論心術則必分義利論道學則必謹宗孽論人物則必辨忠邪雖不幸蹉跌以身殉之而內自循省無所愧恨矣以此而正己以此而格君使舉國望之屹然若中流之砥柱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忌而不為則今日世道豈不有賴乎濫蒙知獎圖報無階敢攄狂妄不復知裁死罪死罪然察其愚而幸賜辱教則并觀之惑庶不終迷此又庸陋之幸也惶恐再拜

答李士深 公名厚源王子廣平大君之後仁祖癸亥以布衣從諸公

靖社策勲乙亥以郡守登第拜持平進承旨大司諫乙酉拜諸曹叅判大司諫孝宗目之以迂因自號迂齋丁酉由吏判拜相封完南府院君庚子春卒年六十三謚忠貞公清介諧和與先生最相善在朝常為山林主人先生為作墓碑

訂示銘文（先生時乞先銘於清陰先生屬李公訂定）精密之外更加精密可謂盛得水住感荷亡量當合外城及諸友議論往復于彼耳（彼即指清陰）此老未免出脚不知如何收殺若無大段轉移則恐未若堅臥之為愈也（詳見上清陰書）伏想承候之際徵及其不失望之端否示喻晉鄙之薰令人捧腹司馬之鄉而

云多盜豈君實不及於陽子耶韓愈論陽城處於晉之鄙晉之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千餘人又司馬公歸鄉或止之曰其地多盜若被驅劫奈何公曰平生讀書欲何用謂遭此則當死也李公引陽城事以勉先生是時湖右年荒盜起故云然欲試讀書之教誠然誠然此兄入山未久患嘔還出蓋以弱胃試菜根無異前所云者可呵可呵是時同春避盜入沙山中李公蓋引司馬讀書之說以況之近讀新竄文字時有上蹟遠竄者指洪茂績蹟此公何處得來可敬可服鄰憲之出隣憲即金慶餘適當此時黨或救得則朋友與有榮矣久處閒局雖鬱公議李公時在散職然自與要做好官不要做好人者朱子語不翅相反此朋友所以

頗附於下風也

迂號極可愛敬儀秦之時鄒聖以迂不用乾淳之世遯翁以迂自諫司馬公自謂迂叟晁以道自稱景迂此一字来歷甚高不知老兄何以得此於聖明雖三公之寵命莫與易也孝廟嘗以李公為迂公遂引以自號迂齋先生為作齋記和靖之勑庶或近之尹彥明賜號為和靖處士第慮世路無平時變益新經歷爛熟之餘此一字自見可惡而不甚愛則抑恐如棄涕唾也謂棄迂而趨俗然向来自有穩穩好境界入共市趍而老兄獨不從彼惟是大齟齬大崎嶇闊漫輩

是愛是喜足見其性於迂者也謂獨喜與先生輩游雖百見顛沛吾知相守以終也然亦安知迂於今而不迂於後故如此也則此是真不迂也毋乃還不着題乎其迂與其不迂自有知之者能知之耳呵呵

與李士深

疏議謹悉盛意義理蠶絲孰能明見但有聖賢定論則遵而用之庶免杜撰耳仁廟朝趙淑媛生女嫁爲金自點之孫世龍妻又有二子曰崇善君澂樂善君潚皆幼至自點誅趙亦罪死臺諫論世龍妻及澂潚宜處絕島以絕亂本李公時上疏欲從臺議故先生以是告之龍妻之行兇

孰與淮南之謀叛二善之不與謀無異鳳桂之無故明宗朝鳳城桂林二王子以無故坐死朱子於淮南尚譏其徙蜀而致死則通與蜀雖有遠近之殊而其徙其霧露之毒一也通盖通川二善所配地也朱子曰文帝徙淮南王以失思慮而以兄不能容其弟雖賢主不能自恕也霧露之毒袁盎諫文帝語彼死而此不死特有幸不幸耳若果不幸則何以免朱子之譏乎以朱子之論揆之則龍妻猶可不從況二善乎以不與之二善從淮南之失思後世之朱子當以為如何也至如 慈殿之讎君父之讎云云又有所不然者彼罪雖萬萬可誅自

慈殿言之欲全之者是天理人情之不能已者苟 慈殿之道理如此則承順之者是 主上道理 主上道理如此則將順之者是廷臣道理豈有 慈殿與 主上欲行至善之道而臣子乃以下層道理爭之哉慈殿之讐當考世皆以讐殺陶執爲今日斷案曰臣子守法理當如是云此又有說柴世宗之父殺人 世宗處得好亦有朱子定論試取而看之則臣子爲君父私恩而屈者非屈也乃所以伸其理義也世宗之父殺人當死世宗置而不問朱子以爲處得好君父之讎置而不問云云者亦有

說爲朱子以已叛與謀叛歧而論之故或問管
蔡朱子曰管叔已叛周公亦沒奈何然蔡霍亦
已稱兵而不誅者以其非首惡則全之者是亦
義理也然則已行弑逆者爲一層所謂不共戴
天之讎也已叛者爲一層管蔡是已而其中亦
當分首從謀叛者爲一層淮南龍妻是已出於
逆招而不與知者爲一層二善是已試取朱子
之論而反覆商參則雖曰蠶絲如破竹矣今日
之論雖合席諸友無不相異與之脗合者惟東
伯一人而已然弟之議論不有朱子分明定說

則不敢為說既得定說則雖舉世非之而不顧故弟每僭為之說曰知我者其惟朱子乎罪我者其惟朱子乎所謂罪我者無其德而妄欲效之也世上紛紛不勝其多而惟兄看理甚精為說甚明非弟合於兄則兄或合於弟故敢極言以求至當縱使不合亦毋曰公之不能使我為公亦猶我之不能使公為我而遂止也李公淂此書終能承上旨不深論先生又上疏言之龍妻及二善皆得保全也

答李士深

前日長牋細書即致敬於尊者之禮有自來矣陳應求拜

相晦翁曰台司禮絶不敢復修啓謝而於趙子直則曰月日某扣首再拜上覆聖賢之於達尊敬謹如此弟不敢捨此而學仲玉矣然朱子之言亦有時不甚敬謹者一則曰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務為阿諛順志之計一則曰以夷虜之道疑於門下盖其所處宜有以當此禮敬故亦有以來此責望兄幸無曰當一有而一無也（謂不得專事禮敬而不責望之）所示亭榭恨不得一往而遊賞然若不能鞠躬盡瘁蘇民活國則雖欲窮勝事而樂清歡有不可得矣豈若此小溪

可以捧飲而療飢也公時為相國以無甚作為見病於時人見於謚狀之為末然則此書所云豈亦有微意也又按先生初用長牋細書之禮後因公固辭遂破格用平交之禮也又按畏齋李公與清城金公書曰先人於儕輩相公書疏與平素無間其書式或曰上書只曰上狀其與永安尉洪公書亦曰上書以為此亦正一品不妨如是也又洪判書茂績與白江相公私室相對一如平素又李相浣以便服束別右相半夜談話亦如洪公之於白江蓋公朝則不可不守體面私室則以故情相處亦合道理也

與宋明甫即同春先生名浚吉字明甫於先生為族叔父而又與為異姓再從兄弟故先生嘗以兄稱之蓋取其屬近也先生嘗與之相長大同學於沙溪先生俱為孝宗所尊禮處以賓師其出處憂患未嘗不與之同為世號兩宋顯宗壬子卒官議政府左參贊享年六十七贈領議政

謚文正先生作墓誌

昔晦菴夫子被對垂拱曾以君臣父子之義為救世之急務今日之勢何以異此大抵士君子抱負重大而扶持此物者（指世道）無間於出與處也出而扶持者以扶持而扶持者也處以扶持者以不扶持而扶持者也何必以出者為不得扶持而處者為獨扶持哉士君子出無所為而處無所守則焉能為出處哉○時事益有頭緒否（是時同春先生亦在朝）格君非一兩日事務積誠意以俟信嚮此固忠信懇惻之意然屢言不入使我

形迹差池則似難收殺小小沒緊處恐亦不必太管也必於其大切要處積深而發勇使之上有所益内無所挫然後可以有濟耳所詢當盧未詳此等訓詁曾見玉堂有爾雅無不纖細可借考也當盧馬額上飾見周禮巾車鄭註有嶺外人伺候不得通歷此言之人若以湖海氣見疑則恐爲門墻之累試戒門者如何謂有元龍豪氣而不屑見客

與俞武仲公名棨杞溪人與先生同年生自號市南進士及第由世子說書堂后注書入玉堂爲修撰歷兩司春坊政府舍人累遷吏曹參判藝文提學甲辰二月卒年五十八公以文學經綸事仁祖孝宗顯宗三朝

持正議斥奸回屢躓而不悔士類倚以爲重所著文集若干卷家禮源流麗史提綱行于世先生作墓碑

當初實有顧忠之志冒昧請對是時先生以掌令請對言事上未即召見先生留踈南歸羣臣請召入乃許之先生留東城數日仍還懷德此乃先生出處之最初第一着爲正己格君之本也以事義言之則似不待自請而苟冒妄發宜乎狼狽也謂自上先宜召見而先生反先求對也其後引見之教出於聖意則可以勉留登對政院强而後可則此見無狀已被厭薄矣豈可虛拘今日渡江雖近悻悻然跡中既已陳達則不敢遲徊以負誣罔之誅矣謂既以去陳達而復留則是欺

上也然回首終南涕泗交橫君臣情義是知出於天性而不可滅矣其次則不得奉諸兄周旋極用惘惘而亦知諸兄之不能不介然也謂以不能同朝周旋而有介然之意耳俞公時在玉堂

昔年此時為覲扶衙歷拜高居黃花白酒甚蒙延款今日獨在山裏俛仰之間孤露摧殘已非昔時而老兄清標邈不可攀只增愴悵之思也前時先生仲兄為扶餘奉大夫人赴官先生時往省之歷訪俞公是時先生遭艱新免於喪

晦翁說朋友運氣相關矧惟父子而兄家大哥乃闡大科俞公子命胤登第實亦運氣相關老兄從此

亦將亨泰耶無任攢賀第念後生出身不為鈷鋒則或成繞指古詩誰謂百鍊剛化為繞指柔伏想兄家濡染素有本末但恐太怕嶺外風耳好笑謂當以直道竄嶺外也

與趙胤之公名錫胤觀察使廷虎子號樂靜長先生一歲少從谿谷張文忠公學為古文仁祖戊辰壯元及第由司書賜暇湖堂轉吏曹典郎舍人 孝宗初由副學進兩舘大提學世子賓客乙未卒年五十公清介和易好學樂善容貌端潔時人目以鸞鳳也其學以明大義正君心為要而溫厚豈弟無甚決裂於朝論彝貳之間故人不得而惡之先生撰墓碑

時烈輒有卑悰冒瀆崇聽時烈先人曩在廢朝

光海朝捷司馬時榜首李榮久等上疏自陳其不謝 西宮之故且請誅鋤右袒之辛徒永絕邪議之根柢仁穆大妃幽處別宮榮久等不往謝息又以守正之人為右袒邪議先人却署於其疏且獨往拜 西宮然先人絕口不自宣却卻也謂不署名也是時宋公將不參疏榮久等怒問其為誰宋公大書其名以予之榮久等錄其名於疏中以上之癸亥反正 仁穆王后私教于舍姊曰子極感乃翁之義當時惟乃翁獨是人臣也學官又以獨拜 慶運宮為題以試士然俗尚枘鑿故沈於下位而終焉其後甲戌五月吏曹因鄭百亨金德承洪憼等上疏回啓

始舉先人事跡以聞然亦有爲而發非爲泉下人地也鄭金洪及沈之源以名在榮久跡中而出入華要自嫌上跡辭職事下該曹其回啓以爲其跡多僞竄人名如宋某之名亦在其中於是諸人皆清脫焉有爲而發盖指欲爲沈鄭等地先生嘗與迂齋書曰欲伸其有力多人之枉而援先人爲證是也時烈嘗竊自悼先人志趣操履姑舍不論只丁巳之事即拜西官事一直是光明卓絕廉立頑懦扶植倫紀之功雖謂比埒於古人可也而改紀之初褒錄不行身歿之後追典不舉未知時耶命耶抑所謂賢愚倒置者非耶又竊惟吏曹啓辭若以一命徽官爲足以褒賞者然噫豈所謂不知類者

耶誠不可與俗人道也鄭愚伏每稱先人如梅
花清標而至論丁巳之事則曰與鄭弘翼同其
灑落也（鄭嘗上疏諫廢母竄遠地）夫愚伏於先人非有一日
之雅而其公誦如是則可驗公論之不泯也嗚
呼為善而患不見知者實先人所深恥故不肯
亦不欲言之於人且雖欲言之孰可以聞此哉
昨者偶讀朱子書有曰先世有善而不能暴白
以傳於後是不仁也於是瞿然而起曰有是哉
義理儘無窮而時烈乃欲膠守一偏之見學之
不講其弊乃至於是哉既而又聞令兄起當史

事實修　先朝實錄趙公時以大提學修仁祖實錄雖於知罪有難容議然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一經發潛德之幽光則令兄生乎晦菴之後孰講姬紫陽數千年筆法而又遜多讓於昌黎公哉朱子綱目始於周而終於柴世宗而考賢人哲士之始終作唐一經發潛德之幽光即韓大公所自予之語於是又隱之於心以為昔甄逢見知於元侍御猶得介於昌黎以表紀其父之節逢之父濟立節於安祿山之亂逢介於元稹請韓公書之史見韓集朱子作書李季章請書韋齋公讜議事實見大全與李季章書令時烈幸蒙令兄不甚鄙夷許以道義相期於千載之下矣而

終不以告焉則是實甄逢之罪人而亦不可復讀朱子之書矣方齋沐裁書西向再拜而送之忽聞草野投跡欲加以遥執朝權之律悚懼帖息不敢以姓名自通於朝紳矣今則疾病侵淩形神凋喪深懼蓬莽差池遂成千古之恨故終敢冒陳伏乞哀而見察筆削之際或特書其事或因甲戌年鄭百亨等事而詳記之以為不朽之圖則不惟其子孫宗族並受不貲之賜其於大君子垂世立教之道抑不能無補焉所記甲戌吏曹啓辭及清陰大爺所撰墓銘謄納並惟

照鑑

答洪大而 公名命夏號沂川仁祖甲申登第入翰林玉堂調吏曹郎多論時政轉舍人升副提學吏曹參判大司憲孝宗己亥判吏兵二曹顯宗癸卯入相至領議政丁未卒年六十一公少有公輔望及登朝以格君心正朝廷寛民力變士風為己任前後奏疏凡五十餘先生銘其碑

今日若而年少清流自待不尋常當事不放過時事似有所賴亦聞倚兄為重固當同獎王室共濟時艱其中有過於弦急者亦須調娛財酌不使至於散落而去也邀闕日者持叔南宮相繼解職而持叔則又以體例間小節至將有從

軍之罰即得其書則有盡室南來之語持叔閔公維重南宮謂金公萬基也是時洪公以吏判兼守禦使辟閔公為從事官閔公欲面見辭免累往不遇乃留書而歸鄉里洪公以閔為謀避擅去一遂請罪於朝閔公入京待命會有赦勿論叔之出固為可惜而日後所失恐不止於一入而已兄何不見持叔說破前事頗與同事則彼見兄至誠在國必將回頭矣如此則上免失士之誚中有容善之美下絕卞莊之窺矣豈不善哉豈不懿哉如爭者退伏田野不當復說時事而目見士類渙散不可收拾夙夜憂歎不能自已敢此縷縷幸乞留意採納俾無不及之歎如

何如何
例藥之諭誠感至意然隔手掩瑕塞耳盜鍾其
意甚不佳謂所不當受托以同僚所贈而受之謚之名本不敢當
而自昔諸公之所以相待者似厚而實薄故有
前書之懇矣今來教復如此誠不知所以處之
也然兄之愛惜名節至矣豈肯為弟受斯濫之
名乎以是尤竊疑焉好笑好笑頃者便回伏受
各種痘藥兒少既有賴焉而亦傍及鄰並誰謂
相國之纊不遍於天下之寒者用程子語誠願擴充
此心以醫一國如何如何紀綱既解則一婦一

夫皆為勁敵近日隋事亦可驗矣水賊事原朝廷若
尊嚴渠安敢為不道之言乎弟杜門養病不敢
復言時事久矣今感吾兄傾倒之語復此妄簽
幸即滅之餘祝鼎祻獻歲加重以慰具瞻

宋書百選卷之二

與鄭晏叔

公名濊松江文清公之孫自號抱翁性高潔伉厲舉世人無一可於心者見人不善必大罵之與先生遊最善先生之為吏判數訟以人才政汪之得失公少舉進士丙子胡亂後入嶺東太白山讀書為學不求進取間由教官調守令孝宗初拜司憲府持平還侍講院進善戊申年年六十九有子普行學於先生蚤卒先生為之經紀其家如至親然

昨日武人云云不敢索言於兄似有所隱心甚靡快也　大行大王密教賤臣以為今日事須藉武人而文臣輩踐蹋以挑其怨求丐以招其侮鄉須以予意引接其類勉以忠義使感其心

云云至今　聖教猶在耳中故於武人輩尚不忍揮斥相見必以絶苞苴恤軍民為言矣然一渡清漢（謂渡江南歸）則萬事皆亡羊矣慮兄以弟為不服明戒故卒言之然勿以出口幸甚

聞兄疾病不勝驚念吾輩各已頽齡死何足怪只不得更與相見為至恨未知治命無漏耶惟奉化之兆邈在窮山絶境使眇然墨者往來薦祀豈不難哉（鄭公葬其子普衍於奉化縣墨即普衍之子豬小名也）非但其難豈保無意外之患耶惟擇地於鎮川新兆之傍一皆遷移然後事方穩便亦可永久弟甚

無死則終欲如此矣兄以為如何墨父猶吾子也（普衍學於先生故）吾子之骸吾豈不可遷移於安處耶此外只望安心任運毋使人疑於怛化耳千萬不一一

答尹吉甫（名宣舉居尼山自號美村大司諫煌之子少以進士上疏請斬虜使以斥和議及丙子難入江都與妻及其友權順長等約死於難已而從間道免歸遂師事慎齋金先生與二宋諸先生友善　孝宗朝累拜侍講院諮議司憲府持平而以江都事自捕負罪臣身辭不就外司憲府掌令世子進善顯宗己酉卒于尼山年六十有子曰拯先生撰墓碣○按尹為諸生時持名論為士類所尚及江都敗後諸先生嘉其悔過自廢

而有志於學問也顧乃與尹鑴相結而又欲自脫江都之事也遂以其不延江都擬倫於至尊之地乃引鑴答已書此師渡江康王實在軍前之語以為當日陷賊實同患難不延之說當有所諱而不可言又謂 聖上若察愚衷俾作今日之杜舉則辜矣隱然以 孝廟比之宋高又敢謂 孝廟與己同患難又以 孝廟江都所處比同於己之苟免以謂有過而可受辭如杜舉也與鑴等私相酬酌載在文集至 肅宗丙申其事盡露 上命納其集而覽之 命毀去其板本明年丁酉追奪官爵撤其祠院并見先生年譜之末

來書警誨尤切益知愛人之盛德也第示諭之意猶未能釋然於鄙衷者嘗初醫論大臣猝𤼵

於賓廳春意即同来及往復者勢也同春亦請赦後聖如大臣之言先生未及往復於同春而却請殺之又與書明其當免見同春書惟市停論之時市南盖難於議藥之說停其論而欲釋出之弟語之云必不得已議藥無寧使醫官輩私相商論蹤釋決不可也市非以鄙言為非而其時俗論如山市亦自任不得此非弟之所敢知也至於金吾之職云云尤不勝大噱也先生時拜判義禁方辭免吉甫書云金吾之必遞妄謂不欲當御醫之議也當初以兩醫只付金吾使之論罪而弟厭避圖遞則固弟之罪也其時臺諫亦請誅戮果若蒙 允則為金吾者只當行戮而已

有何厭避之事而圖遁哉若以大義言之則人人得以誅之故雖不係職事猶敢爭於　揚前如此而不得則斯已矣陳恒弒其君聖人沐浴之請只一見於論語未聞言之不已期於必得也若以不進封事爲咎則又有所不然者封事蓋出於不得已也故程子曰咫尺天顔尚不得感回尚何待於文字道理固如此也大槩人心不如我心者此無足怪而所謂不如者又有多少般數如炭（謂炭各權認）曾以書謂我曰欲殺兩醫此天理民彝之不泯處也既曰天理民彝則天

下之理將無以易之而其翌日乃責鄙劉之爲非謂詠後聖劉今日事正如百千蜩螗隨彔自鳴如之何其可一也非弟之不一而人自不一又其一人之心前後不一奈何奈何至於希說則到此益難爲言矣自鐫政註中庸先生斥之以斯文亂賊及判吏曹久不收用吉甫乃移書責先生同春亦勸先生令稍降已志以息浮議先生不得已乃除鐫進善之職吉甫又大怒貽書責先生不使上待以賓師而但除一官也希之道德固非淺陋所可窺測然三代後人物宜莫如伊川而當時呂馬諸公薦授國子教授崇政說書則伊川或受或不受受不受在已而已未聞以薦之授

官者爲非也進善之職不下於說書因此可以出入經筵兆足以行矣今見兄書則似以爲不敢以待伊川者待希(先生自註曰宋朝加伊川以官爵而來教則以爲不可加於希故云)而惟燕昭待郭者然後乃宜然自今追思猶未得其恰好處置若果陳請則當曰某人已除服(鑴時免母喪)請使人慰之耶抑當築宮師事之耶抑當親臨見之云耶(先生自註曰窮開希徒以爲自上就見不敢召見故云)此數者皆非如弟者所可辨得故昨者榻前自 上有問而不敢有對蓋請靡官爵則兄教如此請待以物外之士則希之憂世之

心不可蔽謂欲出而仕若請以就見師事則呂馬之於伊川猶不敢以是爲請者無且尋常以洛建之叛卒責之一朝如此者恐非事君之義也以是莫適所從憤悱囁嚅之際春兄有所陳達亦未知實當於理否也

答權思誠公名諰安東人號稱炭翁長先生三歲以徵士官至左尹顯宗壬子卒贈參贊爲人任心好大而有詭變顯宗初禮訟起上書斥尹善道爲讒媚而又許以敢言之士謂先生爲祈永之本而又謂人不敢言其非蓋公本南人而又有私於西故其持論如此見先生所作墓表

所論改嫁之說謹悉夫死不嫁是天經地義聖

人豈不以是為教哉然只是教之以禮使民日趨於善而已必不如今日之嚴刑峻法一截以繩之也改嫁別無禁令成宗朝大提學洪貴達請改嫁子孫不得通東西班職遂以成法云頃者洪千璟之妹以曖昧竟被刑戮云南冥以御史之治獄不嚴轉至相貳於退溪退溪以南冥必欲嚴治淫獄甚不韙之終致兩門乖忤也令則又累及其子孫兄弟兄謂三代之時果有如此舉措乎不以教化為先而只恃刑法則只是商鞅而已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無也故今日人家奸穢之變例出於不忍言之地而反不如公然嫁與無

故之人此法果足以善俗乎盖閫麗季倫紀斁
敗或有殺夫而他適者故不得已而設此法云
是乃矯一時之弊而已是所謂餌烏喙毒蛇以
求速效於目前非所以服溫平之劑以補其元
氣也是果聖人之道乎若如來教則周公作禮
何以制嫁母繼父之服耶周公豈不以禮爲教
而又豈不知不再嫁之爲禮耶善乎朱夫子之
言乎或問程子取甥女再嫁一段與孤孀不可
再嫁相反何也朱子曰大綱恁地人亦有不盡
者程子嘗言孀婦不可再嫁而乃令其甥再嫁朱子門人以此問之朱子答之以此見語類

然則今之法及有賢於一聖二賢者耶且忠臣不二君烈女不二夫同一義也我國何故不立二君之法而獨嚴二夫之律乎義若無異而同用一律則權陽村以下皆受重刑令累及其子孫耶愚故曰明禮義以教之使民日還而不知者聖人之治也嚴刑峻法以驅之而猶不率者後世之政也未知如何

與金五者翁公名篙字平叔松京人生於浹川師事重峯先生為人忼慷好古義徑情直行不顧利害是非自稱五者翁仁祖癸未卒年七十七先生為之立傳詳其事行也

竊伏深山與世懸隔固不聞外間爻象而亦不欲聞竊聽尊丈負正氣擔大事無蟻子蚍蜉之援而戰陰沴鬼蜮之徒赤幟一竪羣賢左袒二十年抑欝之氣今已十八九將成先生之靈豈不尊安士林之憤豈不攄雪先君子亦宜瞑目於九原而疲懦如不肖者亦知感發歆動也時烈無足言者年進學退辜負師門期許之意今玆之舉敢不欲張膽吐舌以佐下風之萬一而聞之既晚又無當於儒籍有若斂手膠脣安坐而觀其孰勝者然不敏之責何說可逃今當躬

詣門屛以候以賀而竊伏窮深病故侵尋無計出頭敢以書替陳下誠伏惟恕亮謹不備光海時纘男等以舍人全彭齡郭詩等與趙重峯同享于書院金公欲改正之舍徒執公將設之使引宋公甲午金不從及仁廟己卯公始得請於本道自奉重峯位板移安他所此書即其事也

答李靜伯公名弘淵韓山人仁祖丁丑以前洸馬登第歷兩司春坊官孝宗初拜承旨諫長諸道監司肅宗癸亥以左參贊卒年七十三公於世無崖異之行而自守甚篤先生作其碑

虐雪饕風空谷悄然忽見軍將扣門投以觀察華緘仍有三甁周急之粟李公時為忠清監司小兒山妻色有寒谷之暖氣矣第平日熟讀伊川辭呂汲

公遺繼之語以為何獨頋貧也天下貧者衆矣云者實格言也今日受賜而不辭者豈謂兄能盡周於一路之民而無有捐瘠耶抑以私家赤子之憐而不暇顧他耶極好笑○李厚徵為成歡李惠仲(李公敏廸)以方伯為其表叔尹魯直令蔆馬以助其京行成歡非但不從而報狀有可怒之語惠令非惟不怒而反奬之其時謂惠令甚得事體盖彼執法不撓之為可尚也日者荆布自揄入来時蒙借以二卜(荆布古有荆釵布裙之語謙言其妻也李公於先生妻為從兄弟故借栗峯驛馬二匹以運卜物)弟意以為若逢李

厚徵則兄必困矣今玆栗鄉栗鄉即李公所從借馬者如聞其同隊之風者雖不敢為可怒之狀而其竊議於兄及弟者則有之矣悚仄悚仄昔東坡自蜀赴舉時乘迎新馬至京此甚小事而後為王荊公徒黨所罪宋之儒賢嘗語此而相戒曰人不可授人以罅隙也今日吾儕皆不可不知此也如何如何如何

答任季方公名義伯豊川人長先生三歲年六十四卒官至平安監司

疏本謹改寫以納將免得一番輔頰實令兄之賜也先生上疏初本語多峻切而任公還使改定故云然今日不當言

而言故務去圭角似說不說矣謂情迹不安若是可言而言則必衝口而出無所擇矣程子嘗進言曰使先皇遺骨碎於千勻巨石之下朱子上疏曰草野僭亂將仗義而起夷狄外侮興問罪之師使令人觀之則必渾身俱青矣以此知宋朝之仁厚矣伊川為富丞相弼上書論山陵以為壙中續罩架石之制是使仁宗遺骨聖體碎於巨石之下富公畏而不敢上之朱子上光宗論過宮封事言盜賊夷狄之將作亂盖此程朱所言皆直切不可堪而未聞其時有罪之者故仁厚也今日進說者只三日新婦貌樣矣新婦入門左日羞怍不能盡所言此本朱子說筆力之喻殊覺歎嗟年老垂死一無可恃故如此寬

慰若是盛壯時節則此言豈至耳邊耶然此漢亦知來諭非實語也苟如是則右軍松雪至今不死耶呵呵

宣賜書冊衙奴來時裹以油薄紙結以麤索故俱被揉壞且太半見失不勝驚駭然亦無如之何矣（先生在懷鄉內賜書冊必因官便付至故中間有此患）曾聞柳西坰（名根官政丞文衡宣廟朝人）下吏以臘劑進呈而其裹紙薄劣柳怒叱曰汝於廣昌文昌（李爾瞻柳希奮當時用事者）則必不敢如是矣愚每竊笑以爲何至如此多事也仍誦明道先生獼猴詩（聞說獼猴性頗靈相車來便滿山迎鞭羸

到此何曾見始覺毛虫更世情欲令柳公聞此也然今日事則竊有隱憂此　聖上恩賜也而不即聞知不能即行尋討以致如此昔年清陰告身滯在吏曹下吏家此非清陰之所知而烓碩輩乃以為罪案南漢事後清陰不仕柳碩李烓等以臺官劾奏以為不事汚君要名樹黨而棄朝廷告身不受云烓後與虜通伏誅此豈非後事之鑑耶幸執事勿以為過慮嚴加究責縱不能得其所失猶足為正厥事矣曆日之諭不勝捧腹豫讓之斬趙衣猶是徒然況所曆衣有何所益然視徐李諸論不翅使人心醒欽仰欽仰曆書衣紙必書虜年故任公蓋惡而去之徐即

（必遠與金公萬均相爭者李當考）

老先生墓表屢督於彼中少輩而苦不來每欲仰傾兄聽而以並舉兩役為難（任公時為忠清監司）且慮人以兄太以師門事耗費公帑故趑趄而不敢令承下示慰幸慰幸（任公許刋沙溪集故云）曾見嶺外則斯文事雖甚浩大人不以為難見者亦不為怪而此間則難矣然無寧拙約者較勝耶所諭晦翁種菊了書而猶不忘世者誠然誠然（朱子與陳同甫書稱種得把菊了却殘書無出仕意）然兄非我安知我之不憂世耶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實先獲語也仲初

趙公復陽誠實樸直始與與武仲同獎王家武仲已矣今者一辭居州又不在矣雖使溪清石白滿目可悅此憂何可忘耶經綸之諭好笑好笑世自有其人矣二魚荷荷第鄭康成朝暮喫蔬其太守贈以羊肉則謝曰羊踏蔬畦此已是奇語而今弟之蔬畦則乃見魚游尤勝於康成也只康成則婢子皆誦詩書見世說而今弟則已乃懵然是可愧懼耳

與李天侵

公名尚真全義人自號晚菴少先生七歲仁祖乙酉文科始隸成均調軍資叅奉旋入翰林升正言孝宗初言事不阿累拜承旨大

司諫漢城右尹顯宗即位歷拜吏曹叅判大司成擢吏判肅宗庚申拜相論沮李師命金益勳追錄勳籍又救洪宇遠閔熙等為李公願命等所劾又言尹拯背師又論救拯徒洪受疇為老峯閔公所斥已已以故相論救諫官朴泰輔等坐謫北邊明年卒事載碑文見明齋集公清白人不得干以私而一足不良故先生嘗目以跛相又曰全相以其居全州也

日者伏拜在道書其危迫遑遑之意切矣若人人如此則何憂之不紓哉所不可知者執事忠懇如此則所當夙夜近密汲汲諷議以救萬一而顧乃還遙南來坐了絕頂消過一兩月於不緊之務未知其可也李公時以吏曹叅判乞暇歸鄉如愚元無

識見兼且自　聖上初服謬妄之言不蒙　聽
信然何敢遽爾自外哉厥後小小進言則殆無
虛歲矣至於今日則汔可休矣然螻蟻之忱不
能自已略掇程朱疏劄切於今日者昨以實封
呈進　聖上儻或留意則其於弭災召和之道
亦有餘矣執事似呂以愚爲不顧君臣之義者
然甚矣相知之難也今日時危至此真所謂百
萬生靈同在漏船上者苟有人心者疇敢恝然
哉最是切迫之甚者火賊殺人者處處竊發至
於穿窬之類則彌滿閭里矣大者嘯小者從蔓

而難圖則雖用斧柯其能絶之乎念及於此不勝寒心如我者固以司馬之義自誓於萬一被刼之日而司馬公讀書不污於賊事見李士濴丙戌書宗社之危則誰可持支彼紛白黛綠者能禦大亂乎事已無可奈何則今日諸公其能免債事之責乎春秋之義亡人之國者死不足以塞罪不亦嚴乎

答李季周公名端夏澤堂之子自號畏齋少有心恙家居不修舉業顯宗壬寅由諸郎擢第年三十八因周流三司諸賢嘗自以泰卦朋亡之義欲調平時論而不能得累遷至兩舘大提學肅廟丙寅拜右相公性潤疎與人無畛域在朝喜論事多不施用己巳卒事具李公畬所撰行狀

戚里賢國家之福退溪之訓真好語也然爲士者決不可恃此而做事功亦不可賴此而免刑禍只當任渠之賢不肖而我無與焉可也可惜賈彪與奇明彥諸人昧此道理也賈彪東漢黨人之首也李膺等下獄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止遂見竇武說以免之奇高峯於明宗朝交結沈青陽義謙以圖事功見沙溪集

閑體中失適喜今旋已長時天放一朝拘束兼耳時事拂意其生疾勢也收心内照厚積而薄用自至完健此不但養病兼亦養心之要法也第紛擾中持此甚難惟許魯齋所謂千萬人中

常知有已者又是海上單方也朱子語見大全單方謂妙方也

每以此爲安身立命之妙法而無可告語者今承來諭輒以爲獻試一留意也和合彼此惟有明道之德者能之其餘則未免拖泥帶水此正天理人欲之相似而實異者朱子言之詳矣且天下之勢未有兩相持而終不決者如欲必勝則必用儀秦之術不然則爲之縻粉而已豈若觀變玩占以求無咎於末流耶此比來區區之拙法而春兄則或有不然者此則仁人之心也亦一道耳同春法門與先生不同故先生每稱以安穩而此云仁人之心以見之

○此非敢與几杖元老相較只以壞義理猶且見非於此相則其不可復入朝端審矣以故不敢有隱於 聖明略見於待罪之章聞者想必怒愧矣蓋以猜狭之性老不變化欲有所言必衝口而出以至傷已而害人正朱夫子所謂太陽之餘症耳然從此益為世人所棄安意畢命於林泉未必不為老境之好事其受賜於此相大矣今跡之 批未保其即下下亦不敢過分水嶺一步矣嶺在閩浙之間朱子自閩入朝必經此嶺其辭免名命以為不過此一步云世道如許而昨者乃欲以淺慮碎力有意

於當時至今追思不覺一大笑也苟見愛之深傾倒至此却勿為外人道也時上幸温泉台先生辭不赴領府事李景奭在京上疏以為帳殿近臨而無人入朝此係國綱義理不當如是意指先生按年譜初李撰三田渡胡碑極意貿揚以媚虜又其言議多謬戾而特以鄉原之故為流俗尊信為世道之害先生每欲一言以警之前一年李以年老大臣得賜几杖請先生作序先生乃引朱子記孫覿事壽而康之語以諷之李初不識後乃覺而深銜之遂與俗輩合謀凡先生所建白事莫不沮敗及先生之退歸李貽書其友而稱快至有麻姑搔背之語至是又上疏侵先生而有乖義理紊朝綱之語先生遂上章自列復引孫覿事而斥言之舉世譁然以先生為過甚同春亦以為駭然故先生之言如此云

與原之計與原者原州地名臨大江有官倉先生將自懷川移居于此與李公及和

叔結隣講學和叔朴公世采字若得和叔來寓其上下不遠之地則亦將不時移就李令雖有云云之言不過世俗利害之言不必以此爲撓爾李令未詳何人其意以爲近京之地諸賢相聚恐招黨結之禍見畏齋集若其朝夕庚癸之謀今見示諭先法極令人灑然也胡康侯擊節於汪信民之言有以也夫謂不以飢困爲憂也先法者李公本書引澤堂將卜居嶺南無庄土可依而不以此爲憂如孔子之欲居九夷杜甫之流轉他方而未嘗餓死先人一生未嘗怕此云執事此來無故廢退李公前年下獄以來久未收敘方在鄉也似是天意玉成之也此不可虛負故前書有讀書之問矣所論持敬之說皆甚精當此一

事程朱論說已無餘蘊而至於朱門諸子拈出畏字以爲至要至切之明法後學只當依此用功而已尚何復有所論哉第竊想執事之意則專欲於靜處用功此則不然所謂敬者固當行於無事存養之時尤不可不行於有事省察之際也（不然則功夫不周而理有間斷故也）必須動靜如一然後始可言持敬之功矣然此事靜時易爲湊泊而動時易爲渙散要使一日之間靜時多而動時少然後漸見其發矣（此非謂遺棄事物也但謂收斂不怠放耳）平日所聞於師友者如此故漫以奉誦

不從其令而從其義左傳文謂事君之道本於孔子之言實先大爺立朝規模也既往不諫而惟將來去就不苟則可以解士類之惑矣甲寅二月仁宣王后昇遐莊烈王后服制禮官初以朞年定入啟以大功於是嶺南人都愼徽上疏曰已久服制既曰從國制則今此大功乃庶子婦之服與初所定制不同當改從朞制顯廟命領相金壽興判府事金壽恒及諸宰金萬基閔維重洪處亮李殷相姜柏年李奎齡等會賓廳議定之金公等議不合於是命更定爲齊衰朞年之制諸臣之初論服制定爲大功者盡行斥罷其明日上昇遐肅廟嗣位李公以大提學撰進先朝行狀上以狀中服制之說敘事不明且不資揚改定禮論之聖斷也遂命添改以進於是老峯諸公慮其激禍而勸公周旋之公乃承命改竄以進自免歸鄉先生此書盖言其時事也從此休說交上包荒歸看山裏

遺經其餘不敢知李公常以泰卦包荒之言自任務欲調劑時論故先生以是警之○包荒者只是不為忿疾之義非知其無狀而與之共事之謂也今日一種人以患得之故而有此不測之謀謂傾陷士類之謀則真聖人所謂無所不至者朱子釋無所不至曰大則弑父與君小則吮癰舐痔其可與此等人共為事君哉

按李公此事其時衆議紛紜未定幸賴先生調鎮之事遂已其時公之門生北道人崔愼為書以質之公答書自辨亦見其時事狀之曲折故今具録之其書曰服制既經 先王所更定則臣子道理固無如何其時袁冊文李判書啟相以賓廳叅啓之人不為引嫌即為改進以議文得宜為結語謚冊誌文皆有歸美語吾所進行狀只以國家典禮始定為結語而既非賓廳叅

啓之人無可引嫌欲言四種之為是則尤翁獻
議既以闕疑處之今不必歸之於尤翁而當
嗣王命使貿揭之時以何辭違逆不從乎改進
之後以所改未盡屢下嚴教又定文字而下
既無辭可爭則只得煩令而已故所作文字呂
在尤翁闕疑與姑從國典之意又用上教證
非釐正之語此則指禮官所定大功事耳此時
以書問于雲谿則答以弟與光城持叔之見無
出於兄之所為耳如閔大受則無利害休戚而
嘗文字相議之時以昭示一代之典永垂萬也
之則為結辭而相示今左右并亦閔台此吾之
所累也又曰此時有朴鳳祥者陳疏請於行狀
中所謂從他人之他人貞書尤翁之名上許
之吾乃紀疏入前以此乃先朝傳旨中所
不書今不但臣所不敢書亦非殿下所當
命書 上不許下嚴旨遂請改院書進啓
辭固辭承肯李之翼因撓之曰君之死生雖不
恤獨不念添禍於尤翁乎聞此言而心不得不
撓蓋近來流言不測自 上認為山林權重君
下雖違君上之命不敢違山林之令前頭之禍

將占於此吾雖不能救長者之禍今反益之則死無以有贖故不得已啟進但書 先朝備忘之辭雖書先翁之名不自為是非之語実既無辭可爭亦無益故泯嘿而退來喻云三年某功之制無所關於國家盛衰云云今以無所関係之事必欲自是已見逆 上意汜衆怒相爭之至於貽害無窮而不恤者恐非道理吾之不能徒徇一已之見亦以此耳

與李季周

遠想歸臥故山快適之懷當如羈鳥之脫籠李公自行狀事後上䟽自劾還鄉獨我何故尚在羿彀中還思起之輝令而起羨耶起之金相國壽興輝令南公二星皆以議禮事被謫而先生尚未有 命行遣故云前事不但章甫閒朝紳亦有雌黃者然既上文字明我心事而自獲譴罰則內省

不亦可作歸樂之亭矣（宋朱彦實謝仕而歸作歸樂亭朱子為之作記）（此用其事）惟年歲有限義理無窮窮年佔畢日夕浸灌則庶可長長地新而如我者彷徨歧路孤負光陰可歎也已（佔畢文見學記謂閱看簡策之功地語辭長長地猶日新之義）

晦翁廢退之後與人書曰自近事言之則可謂廢斥自初心言之則可謂爰得我所（見大全答陳同甫書）真執事今日之所遇也惟願益留意於此事以副士友之望如何彼百千蚊蟲鼓發狂鬧何足介於吾心耶○前日竊覵盛意則其欲活我之意懇懇以愚庚子獻議中國制云者歸之於長

子期者然此大不然其獻議全篇主意專在於四種之義則其所謂國制者乃衆子期而非長子期也四種之說具見儀禮疏其中一種即體而不正不斬而爲期之說而國制則長衆子皆期而已此兩文正相反者也先生所獻議則雖以期爲定而既以四種不斬之文爲主則所引國制朞服之說即指衆子之期而非指長子之期矣今李公以先生朞說歸之於長子之期故此云然也愚於去年九月將上一疏以明其時曲折既成而被世楗謀知而先呈其疏故終不得上矣然觀此疏本則可知愚之本心故呈上耳其時曲折指衆子期之意也世楗即郭世楗其疏斥先生禮論爲亂統無君也竊聞貴二哥之論亦如執事似失其實矣士君子豈

可以禍福之来而誣初心以為求生活哉其時
愚以四種說連貼國制衆子期之說而為言則
鄭相太和沈相之源李領事景奭皆不用愚言
而其所獻之議但言國制則是不分長衆之期
矣惟鄭相維城篤信愚陋故以四種及國制合
而為一而獻議則其所謂國制者是衆子期也
先王批以從多議施行矣

答李季周

副本（謂上疏草本）理勝而文暢意懇而辭直若使進
言者皆能如此則豈不有關於　聖化密於治

姦而踈於格君此元祐之所以敗也然陰為自全之計而縱惡以基縉紳之禍此朱夫子之所深斥者於此二者只觀公私之如何而千里之謬亦可卜於毫釐之間也主第之示李公顯言公主第宅踰制之非又以書言于先生也讀未終行不覺汪然出涕也孝廟朝嘗以此為言則即抗聲俯答以為子欲有為而終無有見助者惟其家私之是務子亦心偷意懶以為渠輩只為子孫計予既不能為國事顧亦不可為子孫計耶以是知其不可而猶為之賤臣起拜曰臣但聞上行而下效未聞

上效下尤者也因反復陳達則復　下教曰道
理誠如此矣自今須先自我始未幾分遣廉使
凡諸主額堂屯田等係干作弊者使之一切廉
問以啓則　聖意所在斷可見矣今茲更化之
初孰能以此謦咳於　神孫之前乎未死孤臣
只有崩隕而已

與李季周

執事忠誠當此時節其汲汲遑遑如狂如癡不
顧人之非笑者固已知之矣盖此一着苟得行
之則其餘浮費之節去當如破竹而萬一有扶

接之望矣是年災異凶荒李公時以右相請減損祭享御饍以下然此實宦官宮妾吏胥市井之所甚惡者士夫之締結此輩者其出力沮毁固其宜也而稍自謂有識者亦畏此輩之怨謗只袖手傍觀陰幸其不成此項年已事之的然者當時此漢公誦魯論節用愛民之訓力主裁省之論癸亥先生在朝論裁省貢物事則此輩之怨謗蝟起不悅者乘此而力攻之其時

聖上之留賤臣者至矣而終不敢留者恐不得保其身以誤

聖上之恩故也其後奔問

聖躬危疾則市井相與罵詈幾乎瓦礫擊之當

時執事減省至於官者之數愚聞而大驚曰其
必死矣然且獲全然後益知 聖上之至聖至
德也大槩裁省之難其勢如此故 列聖之朝
裁省之議每屢而不能行矣今 上則不然頃
歲斷然行之而凡所請減者無不 允下此見
仁聖之度越千古也當今危急之勢無異於
南漢之日執事此議亦云緩且晚矣然而必不
能行矣言不行而不去者無是理也所引祭祀
凶年不儉之說此大不然古之聖制必三年餘
一三十年而儲十年之用（見王制）而凶年不得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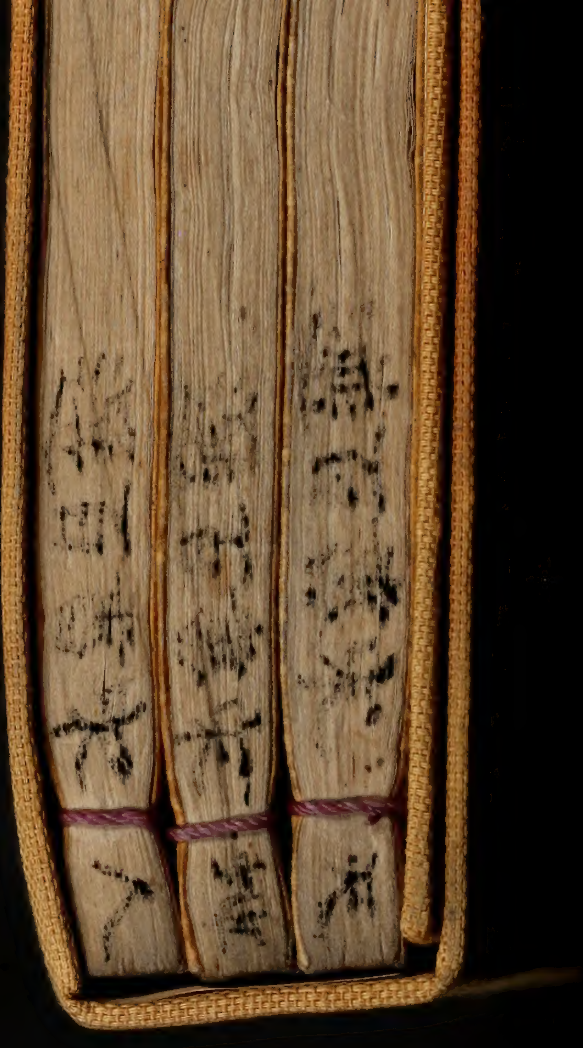
凶年矣如此則何可偸於祭祀耶今日之事其與三年餘一之世同耶不同耶賤臣者誠感聖上下詢之意切欲罄其所懷而懲於前事以為無益而有害故不敢也孤恩負義大矣死罪死罪

竊聞三宿之行竟遡江流雖有追予之 命浩然之意終不能回既返初服快適當如何也 李公

因譯官加資事關富譯張炫宗室抗辭遞相既而因嚴教歸驪州見李公行狀

只恨時人雖盱時不能早決終致 聖上違九經之盛訓是則為國之忠甚至而量時之意反輕也 李公

嘗入對論尹拯背師之罪於是臺臣崔錫恒權恒等爭之公公時未即退至是升左相以譯胥事始罷退故先生以此徵諷切未知稅後體屨珍重亦可以觀書否朱夫子七十後勤勵不息有加於乾淳時節吾儕今日慕用致力不在於是耶此今夏大病訖今無死是亦明時一物怪也然此則只得任運觀變而惟孫兒尚失同退之義是可憂悶

先生孫疇錫時在玉堂

宋書百選卷之二